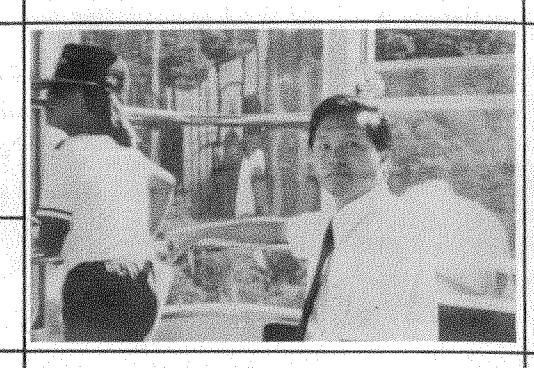


## 談病理



當大家還沈浸在新年的歡樂中時，賴老師已在病理室看切片了。大年初六，我們在基礎醫學大樓二樓右邊病理室，訪問了甫自日本歸來的賴老師。賴義雄老師是本校醫學系第五屆學長，大學畢業後就讀台大病理研究所，然後回到母校專任病理學科副教授。在這次的訪問裏，賴老師談到日本醫學教育、病理教學種種及在日本的研究，使我們耳目一新，受益匪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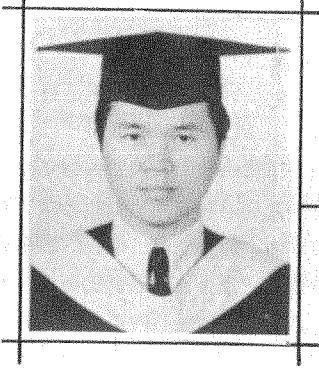
首先，談談病理。病理的工作分三部份：即 Teaching, Research, Service。Service 是在醫院做病理診斷、病理解剖。Teaching 是在學校，病理教學。現在的病理教法是世界性的，日本、我國大致相同，但是我們的教學比較好。也許是日本的教授們注重研究，相對的，教學便成為次要了。Lecture 差不多，Gross 和 Micro 我們就強過日本。以 Gross 為例，他們一學期二次，才教一、二個 case 而已。並不是因為缺病理教材，而是他們認為這樣夠了。Research 方面，我們差人一截。並不是我們的人員輸人，而是研究的設備太匱乏。其實我們人員素質頗高，只缺乏充裕的研究經費。在日本，他們研究經費非常多，舉一個例子，電子顯微鏡 (EM)，在一般研究機構非常普遍，像老師所在的那家醫院就有五台，而病理科佔三台，而我們連買一台都沒辦法

。而 EM 可說是基本設備，要發表一篇夠水準的論文，EM 的照片一定要有。關於研究方向，日本偏向動物實驗。幾乎全國都在做動物試驗。說到這裏，賴老師以敬佩的口吻說：「他們的敬業精神非常好，上自教授，下至技術員，不管結果如何都一直做下去。」

在日本醫學教育方面，他們有二特點：一是教科書，另一是 no intern。他們有自己的系統，一切書都用日文寫。這樣的最in 大好處在於最易瞭解，畢竟自己的語言最直接、最易表達、最易接受。他們讀完六年，就分科了，這樣子不好，因為一下子就專科化，有許多是書讀到了而實際情形學不到。因此，可看出 intern 的好處便是可以到各科 touch 一下，學學實際情形。

話題轉到老師在日本的研究生活情形，老師言簡意賅地介紹於下：

「我是做 Hepatoma 的，在台大時也是做 Hepatoma。一日本教授看過我的論文，便要我繼續做，當然研究方向不同了。以前的重點在 Micro 下的分類與臨床之關係，現在偏向病因的研究。很多 Hepatoma 的病人，都可找到 HBsAG，我現在所做的是欲知 HBs-AG 與 liver cell dysplasia 應有何關係，及 dysplasia 與 Hepatoma 關係。我現在已做成的結果與文獻很接近，沒什麼特別的；較特殊的是：以前人所見到 HBsAg 都



## 訪賴義雄教授

鄭王武

老師幾次在京都的留學宿舍裏，大夥談天說地，當然少不了酒呀肉呀。好幾次徹夜長談，談到清晨六點、七點，從星空望到晨曦。聽說賴老師還當場做了幾首詩呢！遊子的豪情於斯盡吐。

訪問至此，老師學生已打成一片。於是問問老師的日文如何，日本的基礎醫學醫師的待遇如何等，轉向大家關心的醫院問題。

賴老師認為醫院的設備及人員該特別注意。醫院設備力求完善，向台大、榮總看齊。人員務請到好的人才，希望各科主治醫師級以上都各有專長，這樣才能帶動住院醫師。也希望將來醫院交給校友，就像台大醫院都由台大校友來支撐一樣。賴老師鄭重地說：「因為我是校友，我深深感覺到自己的校友才會全心全力把醫院辦好。」並不是說別校的醫師不專心於醫院，而是校友會將全副的精力投入自己的醫院。

老師並且要我們注意基礎醫學，若只重臨床則只變成好的開業醫師而不是專家。因為一個專家必須要有好的基礎醫學。

將來到大醫院去當 intern 時，你碰到的問題都是基礎的，如生理的變化如何，而較少問臨床症狀如何。所以基礎不能隨便讀過。

老師很快就要回日本再研究了，臨走時，我們衷心祝願老師的研究早日成功。